

象

海外
散文
名作

[-2005]
金宏达 选/评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海外 散文 名作

[—2005]

金宏达 选/评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象：海外散文名作 / 金宏达编选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0.1

ISBN 978-7-5399-3185-2

I.象… II.金…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9648 号

书 名 象：海外散文名作

编 选 金宏达

责任编辑 金 泉

责任校对 张松寿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海军指挥学院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350 千

印 张 30.75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，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185-2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文脉：油然不形而神

海外散文名作
HAIWAI SANWEN MINGZUO

前言

“忽闻海外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。”

海外对于古人而言，曾是一个烟波浩淼、极其遥远，不易达至的领域，而在今天“地球村”的概念里，大约不过是池塘一侧的邻家罢了。

以往及现在，成千上万炎黄子孙走到了海外。

他们步履所至，中华的文脉也随之而至。

中华文脉，源自何处？是三坟五典，八索九丘？还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屈宋班马？我们宁可相信，自有达意表情，一线文脉，即在氤氲之中，老子之所谓“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”是也，它与中华民族的栖存、蕃衍与壮大相伴随，自然，也同经了无数灾厄与厮伤，“惛然若亡而存，油然不形而神”（庄子），不经意间，秉天地之灵气，它又会激浪扬波，顿现一派长江大河的浩荡景观。

披览海外各位名家的散文，不由得我们不对中华文脉作更为华丽的想象。时当反传统的狂飙席卷之后，文脉与传统几乎同时噤声，而星散于海外的炎黄子孙则或更执着于故国故土之思，也更珍重固有的文脉。文脉的传承洵非个人的行为，而是一种共襄的盛举，带有五四新文学风云之色的老作家如台静农、梁实秋、林语堂、苏雪林、林海音、凌叔华等固然宝刀未老，而萃然崛起的一批文章高手，则陡然使得沉潜的文脉有了溢兴的气象。如余光中仅仅从一场

冷雨,即听出多少古国文化的意境与情韵,另一手,则又以东方的文词、文体,驰骋神思,尽写西方现代都市文明之极景,百变汉字,使之空前地具有“文字的弹性、密度与质料”。而另一位大师级人物王鼎钧,虽然自云“浪漫而略近颓废”,其实却是“志深而笔长,梗概而多气”,读他的文章,真是非常的沧桑,非常的酣畅,其文字精淳闲约,波澜老成,令人大有“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”之感。杨牧的文章状写域外风物,逸气横生,丰姿动人,其一篇书信体的《壮游》,就让人看到上承唐宋大家的余绪,而尤显恢奇之致。女性文章的巨姝,如张晓风、简媅等也决非只有“咏絮之才”,张晓风一枝生花妙笔触处成春,笔下重重叠叠,皆是诗词意境;而简媅虽然也有辗转折冲、孤绝凄美之态,骨子里却是真正的沉博艳丽,她的那篇《水问》直接《天问》,好似一篇“楚辞”!其他再如长居香港的董桥,雅人深致,斯世希见,其文字可谓无一字无来历,文物风神,令人倾倒;而身兼艺术家的木心,则神观飞越,体气高妙,其高视当世,亦良有以也。如是高手,还可举出许多,佳构名作,自是不胜枚举。此际即或不能称为散文之盛世,称为胜景,想不为过。

文脉之兴,首在心存文脉。有论者探究海外作家成功之由,认为首先是对传统的认同和尊敬,我在细品他们的文字之后,深以为然。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到或深或浅传统文化的底蕴,看到文脉流转的历历印迹,他们固然“吐纳英华,莫非情性”,而另一面却也能娴熟地放言遣辞,令“我才之多少,将与风云而并驱”,同时,在一个新的时代,将汉语言推向一个新的境界。的确,对传统,后人不惟要认同,更要尊敬,或者,惟在尊敬中,才有更深切的认同。我们许多人的文字不好看,不耐看,首先要检讨的就是对传统不够尊敬,且是“打小儿”就不够尊敬,当然也缺乏诚心诚意的认同,中华文脉自是与之无缘。

当然,单是因循传统也是不行的,鲁迅早就说得好,“采用外国的良规,加以发挥,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;择取中国的遗产,融合新机,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。”(《且介亭杂

文·《木刻纪程》小引》)鲁迅的识见,允为有识者所首肯。余光中调侃自己是艺术上的“多妻主义者”,其实就是“拿来主义”:不拘一格,广采博取,阅其中而肆其外。海外散文名家,多为学者,是一大优势。虽然,精于某一专门学问,确也未必就能做好文章,斯学也,或更应是指一种博雅厚实的人文学力,余先生和他的同道有幸获此学力是令人钦羡的,而更令我们看重的是他们的不平凡的襟抱与目标——他们并不是只为了写出几篇漂亮文章、扬芬文苑而已,而是冀望我们亲爱的汉语言的精心重铸与再现辉煌。这应该是所有书写方块字的作者共同的愿景。

“文律运周,日新其业。”(刘勰)中华文脉婉转曲折,如今已是春水漫溢,它必定与日俱新,流传永远。

是编铨次之余,对此我良久思之。

金宏达

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北京

前言 文脉:油然不形而神◇001

伤逝◇台静农◇001

记纽约钓鱼◇林语堂◇004

放风筝◇梁实秋◇007

树的沧桑◇苏雪林◇011

爱山庐梦影◇凌叔华◇014

阳光◇林海音◇023

城墙◇张秀亚◇027

印度“一弦琴”◇罗兰◇031

一对金手镯◇琦君◇035

下雨天,真好◇琦君◇041

饮水思源◇李霖灿◇046

伴◇言曦◇051

火鸟之歌◇胡品清◇060

深夜三友◇子敏◇063

听听那冷雨◇余光中◇067

高速的联想◇余光中◇073

登楼赋◇余光中◇079

那树◇王鼎钧◇085

脚印◇王鼎钧◇089

中国在我墙上◇王鼎钧◇093

古老的故事◇司马中原◇096

握一把苍凉◇司马中原◇100

弄的艺术◇司马中原◇103
壮游◇杨牧◇108
土拨鼠言◇杨牧◇115
西雅图志◇杨牧◇121
酿酒的理由◇张晓风◇127
也是水湄◇张晓风◇131
一个女人的爱情观◇张晓风◇134
死·讣文·墓碑◇吴鲁芹◇138
鸡尾酒会◇吴鲁芹◇144
五十肩◇思果◇150
艺术家肖像◇思果◇157
林肯中心的鼓声◇木心◇164
童年随之而去◇木心◇168
英诗误我◇颜元叔◇174
荷塘风起◇颜元叔◇179
尧水之头◇颜元叔◇183
午后冬阳◇庄因◇187
我家竹友◇庄因◇192
水问◇简媅◇201
母者◇简媅◇205
河川证据◇简媅◇213
旅店◇林清玄◇217
佛鼓◇林清玄◇220

中年是下午茶◇董桥◇224

“一室皆春气矣!”◇董桥◇227

读园林◇董桥◇230

窥梦人◇颜崑阳◇233

山鬼恋◇颜崑阳◇241

鸟语◇喻丽清◇248

蝴蝶树◇喻丽清◇253

一扇永不关闭的门◇周芬伶◇258

衣魂◇周芬伶◇263

汝身◇周芬伶◇267

火◇林耀德◇273

鱼梦◇林耀德◇279

九百万只老鼠◇林耀德◇287

人鼠千秋志◇阿盛◇291

厕所的故事◇阿盛◇296

漫语慢蜗牛◇梁锡华◇300

八仙之恋◇梁锡华◇304

船◇亮轩◇310

密语◇亮轩◇315

此情可待成追忆◇亮轩◇319

衰老是个贼盗◇邵儗◇322

山中人语◇邵儗◇326

只剩下蛋炒饭◇逯耀东◇330

失去的森林◇许达然◇337

瀑布与石头◇许达然◇341

母亲,您是中国最根深

的力量◇叶维廉◇343

响在心中的水声◇萧白◇348

野渡册:画◇罗青◇354

重访海德堡◇金耀基◇357

一株湖北的竹子◇龙应台◇363

白发与脐带◇林文月◇367

忘了关的墨水瓶◇黄碧端◇371

石头◇蒋勋◇373

一朵午荷◇洛夫◇378

左营那个地方的茶◇管管◇383

姆妈,看这片繁花!◇奚淞◇386

项羽——超级巨星◇方瑜◇393

春镜◇方瑜◇398

络草经纶◇凌拂◇401

岸◇陈幸蕙◇406

没有战争的海岸◇吕政达◇412

骑楼的句法结构◇柯裕棻◇419

橘与柚◇洪素丽◇422

爱草◇林或◇425

星沉海底◇李黎◇428

PROSE

象

辣椒的季节◇荆棘◇434

随鸟走天涯◇刘克襄◇438

异象◇古蒙仁◇444

一花亦真◇朱天心◇449

起居注◇黄慧莺◇454

芝麻开门◇钟怡雯◇462

碎银◇吴敏显◇468

割月◇陈克华◇470

狂野本色◇杨渡◇473

云游◇迈克◇478

◆张大千乃画界泰斗，作者为一代宗师，庄慕陵亦文化名人，三人交往情深，其息如兰，脩焉天人永隔，诚令人唏嘘。

◆用笔精简，文约事丰，穿插写三人过从，一派山高水长风光，颇得传统书画神诣。

篇名

伤逝

作者

台静农(1902—1990)，原籍安徽霍丘，曾以小说《地之子》著名，后任教于台湾，著有散文集《龙坡杂文》等。

题材类型

悼亡/友情

伤逝

台静农

今年四月二日是大千居士逝世三周年祭，虽然三年了，而昔日言谈，依稀还在目前。当他最后一次入医院的前几天的下午，我去摩耶精舍。门者告诉我他在楼上，我就直接上了楼。他看见我，非常高兴，放下笔来，我即刻阻止他说：“不要起身，我看你作画。”随着我就在画案前坐下。

案上有十来幅都只画了一半，等待“加工”，眼前是一小幅石榴，枝叶果实，或点或染，竟费了一小时的时间才完成。第二张画什么呢？有一幅未完成的梅花，我说就是这一幅罢，我看你如何下笔，也好学呢。他笑了笑说：“你的梅花好啊。”其实我学写梅，是早年的事，不过以此消磨时光而已，近些年来已不再有兴趣了。但每当他的生日，不论好坏，总画一小幅送他，这不是不自量，而是藉此表达一点心意，他也欣然。最后的一次生日，画了一幅繁枝，求简不得，只有多打圈圈了。他说：“这是多心啊。”他总是这样鼓励我。

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天整个下午没有其他客人，

他将那幅梅花完成后也就停下来了。相对谈天，直到下楼晚饭。平常吃饭，是不招待酒的，今天意外，不特要八嫂拿白兰地给我喝，并且还要八嫂调制的果子酒，他也要喝，他甚赞美那果子酒好吃，于是我同他对饮了一杯。当时显得十分高兴，作画的疲劳也没有了，不觉的话也多起来了。

回家的路上我在想，他毕竟老了，看他作画的情形，便令人伤感。犹忆 1948 年大概在春夏之交，我陪他去北沟故宫博物院，博物院的同人对这位大师来临，皆大欢喜，庄慕陵兄更加高兴与忙碌。而大千看画的神速，也使我吃惊，每一幅作品刚一解开，随即卷起，只一过目而已。事后我问他何以如此之快，他说这些名迹，原是熟悉的，这次来看，如同访问老友一样。当然也有在我心目中某一幅某些地方有些模糊了，再来证实一下。

晚饭后，他对故宫朋友说，每人送一幅画。当场挥洒，不到子夜，一气画了近二十幅，虽皆是小幅，而不暇构思，着墨成趣，且边运笔边说话，时又杂以诙谐，当时的豪情，已非今日所能想象。所幸他兴致好并不颓唐，今晚看我吃酒，他也要吃酒，犹是少年人的心情，没想到这样不同寻常的兴致，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晚餐。数日后，我去医院，仅能在加护病房见了一面，虽然一息尚存，相对已成隔世，生命便是这样的无情。

摩耶精舍与庄慕陵兄的洞天山堂，相距不过一华里，若没有小山坡及树木遮掩，两家的屋顶都可以看见的。慕陵初闻大千要卜居于外双溪，异常高兴，多年友好，难得结邻，如陶公与素心友“乐与数晨夕”，也是晚年快事。大千住进了摩耶精舍，慕陵送给大千一尊大石，不是案头清供，而是放在庭园里的，好像是“反经石”之类，重有两百来斤呢。

可悲的，他们两人相聚时间并不多，因为慕陵精神开始衰惫，终至一病不起。他们最后的相晤，还是在荣民医院里，大千原是常出入于医院的，慕陵却一去不返了。

我去外双溪时，若是先到慕陵家，那一定在摩耶精舍晚饭。若

是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，慕陵一定要我留下同他吃酒。其实酒甚不利他的病体，而且他也不能饮了，可是饭桌前还得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。他这杯淡酒，也不是为了我，却因积习难除，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，听他家人说，日常吃饭就是这样的。

后来病情加重，已不能起床，我到楼上卧房看他时，他还要若侠夫人下楼拿杯酒来，有时若侠夫人不在，他要我下楼自己找酒。我们平常都没有饭前酒的习惯，而慕陵要我这样的，或许以为他既没有精神谈话，让我一人枯坐着，不如喝杯酒。当我一杯在手，对着卧榻上的老友，分明死生之间，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。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，感情会一时麻木的。

1986年3月



◆“钓鱼常在湖山胜地，林泉溪涧之间，可以摒开俗务，怡然自得，归复大自然，得身心之益。”在纽约大洋钓鱼，与故国先贤晤对，是真正向往、亲近大自然，飘逸、超然、出世，涤尽大都会的尘嚣，境界全出。

◆承续早期提倡之“小品文”，闲适、冲淡、自然，心境益加澄明，语言亦更其精醇。

篇名

记纽约钓鱼

作者

林语堂(1895—1976)，原籍福建龙溪，著名现代作家，后旅美，卒于台湾，著有散文集《剪拂集》、《大荒集》等。

题材类型

风物/情思

记纽约钓鱼

林语堂

纽约处大西洋之滨，鱼很多，钓鱼为乐的人亦自不少。长岛上便有羊头坞，几十条渔船，专载搭客赴大西洋附近各处钓鱼。春季一来，钓客渐多。今天是立春，此去又可常去钓鱼了。到了夏季七八月间，蓝鱼正盛，可以通夜钓鱼。每逢星期日，海面可有数十条船，环顾三五里内，尽是游艇。在夜色苍茫之下，灯火澈亮，倒似另一世界。记得一晚，是九月初，蓝鱼已少，但特别大。我与小女相如夜钓，晨四点回家，带了两条大鱼，一条装一布袋，长三尺余，看来像两把洋伞，惊醒了我内人。

纽约鱼多，中国寓公也多，但是两者不发生关系。想起渔樵之乐，中国文人画家每常乐道。但是这渔樵之乐，像风景画，系自外观之，文人并不钓鱼。惠施与庄子观鱼之乐，只是观而已。中国不是没有鱼可钓，也不是没有钓鱼人，不过文人不钓罢了。真正上山砍木打柴的樵夫，大概寒山拾得之流，才做得到。文人方丈便不肯为。陶侃运甕，那才是真正的健身运动。陶渊明肩锄戴月，晨

露沾衣,大概是真的,他可曾钓过鱼,然传无明文。赤壁大概鲂鱼很多而味美,东坡住黄州四年可以钓而不钓,住惠州,住琼州,也都可以钓,而未尝言钓,不然定可见于诗文。不知是戒杀生,或是怎样。大概文人只站在岸上林下观钓而已。像陆放翁那种身体,力能在雪中扑虎,可以钓,而不钓。他的游湖方式,是带个情人上船,烹茗看诗看情人,为乐,而不以渔为乐。

历史上想想,只有姜太公钓鱼,严子陵富春江的钓台近似。姜太公是神话,严子陵钓台离水百尺以上,除非两千年来沧海已变,钓台也只是传说而已。王荆公在神宗面前,把一盘鱼饵当点心吃光,此人假痴假呆,我不大相信。韩愈是钓鱼的。记得东坡笑韩退之钓不到大鱼,想换地方,还是钓不到。这是东坡从惠州又徙琼州,立身安命自慰的话。其实韩愈也不行。今日华山有一危崖,是游人要到北峰必经之路,路五六尺宽,两边下去是深壑万丈。这地方就叫做“韩愈大哭处”。后来毕沅做陕督,登华山,不敢下来,又无别路,还是令人把酒灌醉,然后用毛毯把他卷起抬下来。文人总是如此。

相传李鸿章游伦敦,有一回,英国绅士请他看赛足球。李氏问:“那些汉子,把球踢来踢去,什么意思!”英国人说:“这是比赛。而且他们不是汉子,他们是绅士。”李氏摇摇头说:“这么大热天,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?为什么要自己来?”这可说明中国文人不钓鱼原因。台湾教育有“恶性补习”害人子弟。当局若不赶紧设法救济,将来国内后生,也决不敢钓鱼,最多观钓而已。

我想女子无才便是德,有德便无才,文人不出汗,出汗非文人,这也是古人所谓天经地义之一。

其实不然。垂钓并不必出汗。而其所以可乐,是因钓鱼常在湖山胜地,林泉溪涧之间,可以摒开俗务,怡然自得,归复大自然,得身心之益。足球棒球之类,还是太近城市罢。还是人与人之斗争。英国十七世纪钓鱼名著,The Compleat Angler by I. Waltom列入文学,就是能写到钓鱼时林涧之美,自然之妙。其书又名为 The Contemplative Man's Recreation,意思是钓鱼是好学深思的人的娱乐。所以

钓鱼与烟斗的妙用，差不多相同(Thackeray 秋烟斗也能发人深思)，在静逸的环境中口含烟斗，手拿钓竿，涤尽烦琐，与自然景色相对，此种环境，可以发人深省，追究人生意味，恍然人世之熙熙，是是非非，舍本逐末，轻重颠倒，未尝可了，未尝不可了，而终不可了。在此刹那，野鸟乱啼，古木垂荫，此“触袖野花多自舞”之时也。顽石嶙峋，鱼虾扑跳，各自有其生命，而各自有其境界；思我白白驹过隙，而彼树也石也，万古常存，此“野花遮眼泪沾襟”之时也。

凡人在世，俗务羁身，有终身不能脱，不想脱者。由是耳目濡染愈深，胸怀愈隘，而人品愈卑。有时看看《庄子》，是好的。接近大自然，是更好的。陆龟蒙《书李贺小传后》，讲唐诗人孟郊废弛职务，日与自然接近，写得最有意思：“孟东野，贞元中以前秀才，家贫，受溧阳尉。……南五里有投金滩。草木势甚盛，率多大栎，合数十抱，蓊条蒙翳，如坞如洞。地洼下，积水沮洳，深处可活鱼鳖辈。大抵幽邃岑寂，气候古澹可喜。除里民樵罩外无入者。东野得之忘归。或比日，或间日，乘驴领小吏，迳暮投金渚一往。至，得荫大栎，隐岩茶，坐于积水之傍，吟到日西还。”后来因此丢了差事。此孟东野所以成为诗人。

孟东野李长吉都是如此。黄大痴也是如此。人生必有痴，而后有成，痴各不同，或痴于财，或痴于禄，或痴于情，或痴于渔。各行其是，皆无不可。

我最爱张君寿一首咏一封讨渔夫妇的诗：

即提鱼网截江围，
要把长竿守钓矶；
满载鲂鱼都换酒，
轻烟细雨又空归。

人生到此，夫又何求？

